

專此並請各界垂青與助，不勝感荷之至。

費寺一因寺產全歸回國，凡有田契書者，請速來各負責人員處，領取大費寺之田契書，以便辦理。

肇論淺釋

謝。

志願交還費寺田契書，並將其田契書中一百餘張，由本會一併固「味」一討教對，只圖幫助人之修行之道。此亦非謂其志願不誠，強其其田契書，又賦賦其田契書，竟無一田契書，而將其田契書，向當其田契書，而將其田契書，(續上期)

答曰：生滅者，生滅心也。聖人無心，生滅焉起？然非無心，但是無心心耳。又非不應，但是不應應耳。是以聖人應會之道，則信若四時之質。直以虛無為體。斯不可得而生，不可得而滅也。

回答說：所謂生滅的，是生滅心。聖人無此心，何從起生滅？而不是說無生滅心即是無心了。是有心的，但是無生滅心。這樣的心，說他無心心吧。所以也非不應。是有應的。不是生滅的應，說他無應應吧。要說聖人的應會之道，真是如四時之有信。春夏秋冬，會無不爽，這是可以質實的。聖人之心，就是以虛無為體。虛無為體，此何可得生，亦何可得滅。有則有生有滅，無則無生無滅，此虛無為體一語，僧肇借用玄學語。然既是無，何可為體。既作體，何可為無。故虛無為體一語，其意是無體。此如有人問有什麼東西？答的人說：無。問的說：我問你有什麼東西，你應答我有什麼，為什麼答我無呢？答的人於是說：有一個無

解，苦，非常，又非定。

難曰：聖智之無，感智之無，俱無生滅，何以異之？

又難說：聖智以虛無為體，聖智是無的，故無生滅。感智是一般人的智。一般人的智是有生有滅的。此感智無了，也是無生滅了。這樣聖智的無是無生滅，感智的無也是無生滅，請問：這二種無生滅，你什麼可以分別？

單培根

此亦如是，對於必定要求本體的人，告以無體，他不能接受，告以以無為體，他接受去了。很多人信仰佛教的，認為佛教以無為體。很多人批評佛教的，也批評以無為體。這些人無論信仰佛教批評佛教，都是未曾領會無體之義。此第七難，以心有應會為有生滅。答以聖人無生滅心。無有生滅。

答曰：聖智之無者無知。感智之無者知無。其無雖同，所以無者異也。

回答說：聖智的無是無知，無知這語，是說明知是無的。感智的

無是知無，知無是說：知沒有了，這兩個無雖同，但是其所以無就不同了。

何者？夫聖心虛靜，無知可無。可曰無知，非謂知無。

爲什麼兩個無其所以無是不同呢？先講聖智，聖人的心虛而靜，是無知的。本來無知的，不是有知而將知無了。故可說他無知，不可說他知無。

惑智有知，故有知可無。可謂知無，非曰無知也。

次講惑智，惑智是有知的，有知的可以將這知去而無之。故可謂之知無了。不可以說是無知。

無知，卽般若之無也。知無卽真諦之無也。

無知是說般若，此無是般若之無，知無是惑智之無，惑智無了，則是真諦了，故卽是真諦之無，雖皆是無，而一是般若，一是真諦。

是以般若之與真諦，言用卽同而異，言寂卽異而同。

般若之無，真諦之無，般若之與真諦，其爲無是同。然般若照真諦，故言其用，卽同而異。雖異，般若是寂，真諦是寂，言其寂，卽異而同。

同故無心於彼此，異故不失於照功。

因爲同故無彼此之分，因爲異故般若有的功能。

是以辨同者同於異，辨異者異於同。斯則不可得而異，不可得而同也。

同其所同，異其所異。若辨同的要將異的也同起來，辨異的欲將同的也異起來，此則不可得的。同的不可得而異，異的不可得而同。

何者？內有獨鑒之明，外有萬法之實，萬法雖實，然非照不得。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，此則聖所不能同，用也。

爲什麼呢？內有不同於一般的照鑒之明，此卽般若，外有萬法的實相，此卽真諦。萬法雖有實相，然非般若鑒照，不得其實相。所以要內之般若，外之真諦，互相結合乃能成其鑒照之功。此是聖人也不能強其同的，這是用，同則無此用了。

內雖照而無知，外雖實而無相。內外寂照，相與俱無。此則聖所不能異。寂也。

內之般若雖照，而般若無知。外之真諦爲實相，而實相無相。內外都寂然，相互同是無，此又聖人所不能異的了，這是寂。

是以經云：諸法不異者，豈曰續鳧截鶴，夷嶽盈壑，然後無異哉？誠以不異於異故，雖異而不異也。

異者自異。鳧頸短，鶴頸長。嶽甚高，壑甚低，將鳧的頸續長，將鶴的頸截短，高嶽夷平，低壑填盈，這樣然後爲無異嗎？這是不符合經中說諸法不異的意義的，而乃是要於異的不以爲異，那末雖異而不異了。此如看鏡中之花，雖異而不以爲異。

故經云：甚奇世尊！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。

般若觀諸法實相，異而不異，故亦卽於此無異法中，可說諸法異。前爲真諦。後爲俗諦。

又云：般若與諸法，亦不一相，亦不異相，信矣。

就般若與諸法言，亦不一相，亦不異相，般若與實相，不一不異，般若與諸法，也不不一不異，經中所說，是真實不虛的。

此第八難，辨般若與諸法實相的異同。

難曰：論云：言用則異，言寂則同，未詳般若之內，則有用

寂之異乎？

又難問說：論說般若言用則與他異，言寂則與他同。我還有未攬清楚的。請問般若之內，有用和寂的異嗎？

答曰：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用寂體一，同出而異名，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。

回答說：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用和寂不是二體。乃是同一所出，其名各異，不能認為有一個無用的寂，這個寂作為用的主以主於用。

是以智彌昧，照逾明，神彌靜，應逾動，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？

智是寂，照是用，二者不二，故智逾昧，照逾明，神彌靜，應彌動，不可以說明昧動，靜是不同的啊？

故成具云：不爲而過爲，寶積曰：無心無識無不覺知，斯則窮神盡智，極象外之談也，即之明文，聖心可知矣。

有如成具經中說：不爲而過爲，既說不爲，又說甚過的爲，不爲而乃過爲。又如寶積所說：無心無識，乃能無不覺知，這些話，都是徹底的神明究竟的智慧，離言象之外極點，所說的話啊？經文明說：可以看到。聖心是這樣，可知了。

劉君致書覆問

僧肇傳說：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，乃歎曰：不意方袍復有平叔，因以呈遠公，遠公乃撫几歎曰：未嘗有也。因共披尋玩味，更存往復。此即劉遺民問疑的信。劉遺民名程之，字仲思，以見世亂，不欲出仕，依慧遠，隱居廬山，自號遺民。

遺民和南。

今人書信，署名致敬於末，古人每以置於開首，和南梵語，即頂禮。

頃餐微聞，有懷遙佇。歲末寒嚴，體中如何？音寄雍隔，增用抱蘊，弟子沉疴草譯常有弊瘵耳，因慧明道人北游，裁通其情。

近來聽到你的名望，心中想念，站起腳來遠望。年底了，天氣很冷，你身體好嗎！音信隔絕，更使想念，深積了。弟子不用於世，自棄在草野之中，因爲身體經常覺到不好，今有慧明上人到北方游覽之便，才得書此和你通想念之情。

古人不以形疏致淡，悟涉則親，是以雖復江山悠邈，不面當年。至於企懷風味，鏡心象跡，佇悅之勤，良以深矣。緬然無因，瞻霞永歎，順時愛敬，冀因行李，數有承問。

老輩們不以身體的疏於往來，就淡然遺忘，要是所悟有相入，即是很親近。所以雖加遠隔江山，從來沒有見面。講到仰望你的道風法味，心照你的行動事跡，歡喜的想望，拳拳此心，已甚深了，路途太遠，無緣會晤，只好望望天空的雲霞而歎息不已。祝你隨順四時寒暑的變遷，自己保重。希望有使人來往，多多能接到你的誨問。

伏願彼大衆康和，外國法師當休納。

伏願你們大家都健康和樂，外國請來的法師吉祥納福。

上人以悟發之器，而觀茲淵對，想開究之功，足以盡過半之思。故以每惟乘濶，憤愧何深。

上人這樣聰明智慧的人，又得逢到這樣深淵智識的大師給你請教。料想你於智識的開發究竟，所得之功，必然事半功倍，少用思即獲多益。所以常常自覺和你們相違很遠，真是很自憤自愧。

此山僧清常，道戒彌勵，禪隱之餘，則惟研惟講，恂恂穆穆，故可樂矣。

這裏山中僧家都是很好的，道德戒行，甚爲勉勵，謝絕一切。入

靜禪定之外，其餘的時間，就是研教講經，大家恭恭敬敬，和和睦睦，所以是甚可樂的。

弟子既以遂宿心，而睹茲上軌，感寄之誠，日月銘至。

弟子素有隱居的宿願，在此已遂我心。而且看到這裏崇高的規矩，真使我感動，我要寄託於此，這一片誠心，是可以刻在日月那裏，明諸天下的。

遠法師頃恒履宜，思業精詣，乾乾霄夕，自非道用潛流，理爲神御，孰以過順之年，湛氣若茲之勤，所以憑慰既深，仰謝逾絕。

慧遠法師向來至今，處處都好。他極用功，專心一志，勤勤懇懇，朝夜不息。不是他已有道德潛流其中，全副精神合於天理。怎能以六十餘歲的高年，清明之氣這樣的有勁呢？所以我已深深地得到依靠安慰，任何勸我好的地方去，我都愈加謝絕了。

去年夏末，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，才運清俊，旨中沉允，推涉聖文，婉而有歸。披味殷勤，不能釋手。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，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。若令此辯遂通，則般若衆流，殆不言而喻。可不欣乎！可不欣乎！

去年夏末，始見到道生上人帶來般若無知論示我，文章寫得清楚有味，意義尤爲深刻允當。深入聖教之文，婉轉演繹，而終歸於其目的。翻開來讀誦玩味，遍復一遍，不能放手。真可說是心在大乘方等的深淵中沐浴得淨無片塵，於極暗的地方能看得明白，假令這樣的辯論，通行於世，各家的種種般若不同流派，不用說都要會歸於一了，這不是很可喜的事情嗎？這不是很可喜的事情嗎？

然夫理微者辭險。唱獨者應希，苟非絕言象之表者，將以存象而致乖乎？

然而道理很深細的，其所說的話也是很驚險的。發言很獨特的也是很少有和而應之的。假使不是能得意而忘言象的人，聽了恐怕要執着言象而走錯了吧！

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，婉轉窮盡，極爲精巧，無所間然矣，但暗者難以頓曉，猶有餘疑一兩，今輒題之如別，想從客之暇，復能粗爲釋之。

我意認爲論中的以緣求智一章，文辭婉轉，意義窮盡，可算是極精極巧，毫無間隙可乘的了，但是，不懂的人，尙難以一時就明白，還有一兩處疑惑不解。現在寫於另外紙上，我想你在輕鬆愉快的空暇時候，再能夠大畧的爲我們解釋解釋的。

論序云：般若之體，非有非無，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，故曰：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下章云：異乎人者神明，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。又云：用即寂，寂即用。神彌靜，應逾動。

論中敘述說：般若之體，非有非無，雖虛不失其照，雖照不失其虛，所以說：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，下章說：不同於一般人的神明，所以不可以事相求之。又說：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神逾靜，應逾動，先引論中所說：肯定有不同於人的聖智，照而是寂，逾寂逾照。

夫聖心冥寂，理極同無，不疾而疾，不徐而徐，是以知不廢寂，寂不廢知，未始不寂，未始不知，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，雖處有名之中，而遠與無名同。斯理之玄，固常所彌味者矣。

聖人之心是冥合於寂的。理之極，同於無。既同於無，則速疾是不速疾而速疾，徐緩是不徐緩而徐緩，這樣知不廢寂，寂不廢知，未嘗不寂，未嘗不知，所以其運萬物而成功以化世之道，雖處在有名之中，而是遠遠與無名同的。這道理太深奧，固是一般常人所愈加難明的了，此劉遺民自述其所領會。（未完）